

相思病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52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527>.

Rating:	General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声入人心 Super-Vocal (TV)
Relationship:	云次方 - Relationship
Character:	郑云龙 , 阿云嘎
Stats:	Published: 2020-06-08 Words: 3034

相思病

by [Lilyyyyysroom](#)

Summary

我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为伟大爱情去死。

Notes

都是假的，长命百岁，天天doi！

热。

郑云龙粗鲁地扯开束着脖颈的纯黑领结，或许是年纪大了，四十九岁，到了吃预防骨质疏松的保健品、定期体检、抽烟喝酒都要定量的年纪，耐不得一点不舒服。

去年音乐会上，他穿摇粒绒裤子套头卫衣登台，站在身穿全套镶水晶礼服、被粉丝戏称为“浓颜帅叔叔”的人旁边，被营销号和路人笑了一个月。

但现在不是一个好的回忆情境，他的嘴角很沉，过往所有快乐的事情都隔着一层纱，看不真切，只觉得热、觉得烦、觉得受不了。

垂下头，自己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。

闷。

手指比大脑迅速地攀上领口的扣子，明明是几十年前就学会的动作，现在做起来却十分僵硬。

一颗、两颗，纯黑色的衬衫领口大开，规规矩矩穿上身的衣服此时却相当凌乱，西装外套更是早就不知道扔去了哪里。

也是纯黑色。

令人作呕的颜色。

很多人陆陆续续走到他面前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“他是突发的心脏骤停”、“意外总难免”、“你别太难过”、“要保重身体”。

耳边一直响着巨大的轰鸣声，郑云龙相当无礼地撞开还在说什么的女人，不管她脸上还淌着好像流不干的热泪。

礼堂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这么多、这么多人，多到他走了一圈、又一圈，打开了一扇、又一扇从陌生变得熟悉的门，被一个个好像熟悉又想不起名字的人拉住又挣开，他找的人还是没出现。

周遭的一切都按照固定规程在走，郑云龙是滑稽笨拙的局外人。

当他第十五次走进礼堂正厅，看见那幅等身高的、冲着镜头大笑的漂亮照片时，角落的音箱奏起了陌生的乐音。

膝盖仿佛被卸除，眼球好似被窗外砸落的雪花刺伤，郑云龙狼狈地跪坐在墙边，手撑在地上缓冲时蹭破了，混着大颗大颗掉下来的泪水、沙沙地疼。

一连串问题狠狠地砸着他的心——

在最好朋友的葬礼上，他决定去死。

这是爱情吗？

这是我对他的爱情吗？

是吗？

无论有多少人流泪、痛彻心扉、形销骨立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、体面地完成了。

郑云龙被爹妈催着、哥们儿架着去了医院，指尖夹着轻巧的设备，面无表情地躺进机器，应激性的呕吐频发，躺在病床上像一片薄薄的塑料袋，只要关门的力气大一点，就被震得飘起来，被空气揉皱。

窗外，大雪纷飞。

“患者得了相思病。”医生的声音很轻，隔着门悄悄地飘进来。

郑云龙还是听见了，二十几年前突然消退的高原红再次攀上脸颊，淡淡的血色，从脖子烧到耳侧，像是迟来的悸动、淡淡的害羞、决绝的热望。

他突然就“好”了起来，拒绝治疗，交费出院，刷脸支付的卡绑的还不是他自己的，恐怕一周后就不能用了。

被扔掉，被丢弃，被“不被需要，被“不能索取”。

死亡是什么？

是水溶于水，组成他的原子四散在茫茫宇宙，组成花鸟鱼虫、氢氦锂铍硼，反正你找不着、得不到、握不紧、回不了头。

打车，回家，开门。

鞋架顶端并排着两双拖鞋，中间脚掌的位置有不太相同的、因为反复穿脱留下的淡淡凹痕，沙发上摆着青色的恐龙抱枕和橘色的胡萝卜抱枕，冰箱里还冻着上周末买的羊肋排。

啊，还有，茶几上放着一沓曲谱，过了这么多年他也学了作曲，双人专辑《三十》计划明年10月16日发行。

他们都是认真的人，半个月前猫在家里狠狠磨了一天一夜，最好听的和声选段已经敲定，川子和琦琦看了都微信发来五个大拇指。

走进主卧——一张无能的双人床，一个该死的枕头。

就一个枕头。

都三十年了，怎么会，就一个枕头呢？

只有一个枕头的房子，怎么会是他郑云龙的“家”呢？

屋里没法儿呆，他东翻西找拿了一大把现金，云端手表调静音、随手丢到一旁，又从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抓了十几颗大白兔奶糖——

眶。

正是工作日的下午三点，北京城难得的不堵车，郑云龙裹着一件拼色反绒的大外套站在路边，像一只走丢了的熊，寒冷来得太早，还没有吃饱，空茫的、灵魂深处的“饿”让他睡不着。

今年冬天的雪多，即使没等两分钟就拦到了出租车，他的头发也几乎全湿透了。

去保利剧院——二次排演的《吉屋出租》在这里嗨了三十多场，不是科林斯和安琪，是马克和罗杰。

去蜂巢剧场——《空中花园谋杀案》特邀版还演了一次父子，每场观众都repo，“嘲笑”这份“父子情”。

去北京舞蹈学院——舞蹈剧场排了好多精彩的原创剧目，都是默默无闻的演员，观众也很买账，他们靠着优秀毕业生的名分才能拿到票，在社交媒体上炫耀时都被喷得一脸唾沫，却还乐在其中。

去紫竹院公园——枝杈都光秃秃的，郑云龙绕来绕去找了好几圈才确认这些就是樱花树，被纷纷落下的雪花衬着看出一点点凄凉。

去腾格里塔拉——墙上还贴着舞蹈演员们的照片，最漂亮的小伙子依旧在最中间，这么多年都没人挤掉他。“土爆啦，赶紧摘了~”几次和老板抱怨都没人理他，那些照片自顾自地被温情的眼神擦亮。

去北京南站——通了二代高铁后去包头只要三个小时。

全世界好像都在家猫着熬过冬天，四处没人，他走得很畅通，就是形容过分憔悴，买高铁票时被工作人员拉住摁了一下指纹车票才支付成功。

上了车，郑云龙靠着窗户盯着自己的手，握紧又松开，没有感觉，就是凉，仿佛全身被捆住掉进冰湖，一呼吸就呛出大把大把的眼泪，眼眶又无比干涩。

这就是相思病吗？

记忆纷纷涌上来，青岛的海、广州的雨、西安的夜、台湾的日出、巴塞尔的大雪、东京的

傍晚，还有北京和上海不同的房子里熟悉的灯火……

这些年形色匆匆，连悸动、思念、心疼、欲望都被漠视。

不是不想靠近的，相反的，总抢着往一处凑，不是住你家，就是住我家，靠在彼此肩头看电影，听歌，说不上四六的话，最重要的那一句却在嗓子眼儿扎了根，怎么也无法往外走。

心里不是没有，氤氲的事被热望蒸腾成压在头顶沉沉的云。

却总被一句“挚友”吹散，下不成雨。

出了高铁站包车去响沙湾，绿化做得太好了，除了景点想找沙漠变得很难。

缆车更高更宽敞路线更长了，他付钱坐了来回两趟。

没意思。

旁边的度假酒店很漂亮，提供地道的蒙餐，郑云龙捏着小刀对着手把肉比划，肉没切下来倒是把左手的无名指和中指划出两个深深的口子，服务员被吓得不轻，他连连摆手说没事，右手端起草原特色的高度原液酒慢慢地倒。

酒早满溢出，左手的伤口被刺激得狠狠抖了一下。

他使劲捏住酒杯，一口闷下去。

仿佛吞下一团火焰，就这样、烧。

喝了两瓶原液，吃到周遭所有熙攘的欢声笑语都散去，他脱掉外套，走出酒店大门。

周围是方圆近20公里的无边沙漠，抬头就是星星，十几分钟前刚刚放完一轮烟火，空气里还有淡淡的苦涩味道。

烟火是不是很漂亮？

其实只有他录的视频记得，他根本不在意，从很早以前，他就没在看这些，但只能故作专心，错过多少注视，多少拥抱，多少次下雨？

一件衬衫、一条长裤，郑云龙迈开长腿往无边的黑夜走去。

走了快一小时，前方几百米就是漂亮的树林，把自己往地上一扔，就这样默默地看这片星空。

酒意带来的火热已经散去，凶狠的寒意攀上他的四肢，眼皮很沉，他顺从地闭上眼，毫无反抗地让微弱的热量涌入黑夜，泥牛入海。

他听见——

“我们大龙真得好可爱！”

“变身怪医太牛了~”

“我们俩的心在一起~”

“和大龙一起去巴塞尔啦~明年我们俩还要一起去米兰，在剧院唱最喜欢的作品~”

“等了20年我们俩终于再次演上《吉屋出租》啦，不过我们的心在一起，从来没变过。”

“大龙，你真得老啦，看这眼角的皱纹~”

“郑云龙你再抽烟信不信我削你！！！！！”

“大龙~”

“大龙……”

他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不曾为伟大的爱情去死。

现在，终于无憾。

极致的冷之后，极致的热再次袭来，之后额头被柔软织物贴着带来一点清凉，郑云龙反射性地抬起右手要摸，被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拉住。

“哎呀大龙别动，还打着点滴呢~”

他又怕又喜地睁开眼，不知道是身处地狱还是天堂——

眼前的人明明已知天命，却还是漂亮得不得了，面庞线条柔和温润，一看就知道是快乐大过忧伤的。

絮叨的嗓音也是可爱的：“以后可不能这么不顾及身体，来回跑巡演下飞机烧到快四十度，躺了一天一夜了你知道吗？”

一边把额头的毛巾在小盆子里打湿、拧干、重新盖上去，嘴里还不停：“阿姨和叔叔我都不敢说，怕把老人急出个好歹，你这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他的手被郑云龙一把握住，虽是病人力气仍然不小。

郑云龙近乎虔诚地一边落泪、一边亲吻着有点凉的手指。

泪里有喜，为失而复得。

更有惆怅，为那些蹉跎的、孤独的、被漠视被浪费的好年华。

已无岁月可回头。

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

絮叨的词被打断了，整个人昏陶陶，仿佛一瞬间被迷惑，被吻住的人忍不住低头，亲了一下郑云龙眼角淡淡的细纹。

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十九岁，短头发、大眼睛、红脸颊，现在他老了，成熟了，懂事了，依然英俊潇洒、美如天仙，眼角的皱纹很漂亮、新长出来的青色胡茬很漂亮。

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

跟着掉起眼泪来。

突然被一个大掌扶住后颈，不费力的换了个位置，嘴唇被啃的有点疼，舌头被恶狠狠地缠住。

渴。

爱人的津液是他回魂的符水，是他离开独活的世界的鸩酒。

窗外下起了雪，爱人，给我一个吻吧。

两个相思病患者，汲取着彼此的生命，还可以活到白发苍苍。

End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